

朱自清

散文全编

散文

朱自清散文全编

韩泓 编

伊犁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勇
责任校对:周惠
封面设计:百叶

朱自清散文全编

韩泓 编

* * *

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奎屯市北京西路 28 号 邮政编码 833200)

武汉大学印刷总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5 印张 430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 *

ISBN7-5425-0455-X/1·114

定价:28.00 元

目 录

一九二一年

歌声.....	1
憎.....	3

一九二二年

匆匆.....	7
---------	---

一九二三年

父母的责任.....	9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7

一九二四年

温州的踪迹	25
一 “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	25
二 绿	26
三 白水濂	28
四 生命的价格——七毛钱	29
春晖的一月	32

正义	37
航船中的文明	40
旅行杂记	43
一 殷勤的招待	43
二 “躬逢其盛”	44
三 第三人称	47
《忆》跋	50

一九二五年

女人	53
说梦	59
“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	62
《山野掇拾》	86
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93
背影	96

一九二六年

阿河	99
执政府大屠杀记	107
哀韦杰三君	114
飘零	117
海行杂记	121
白采	126
《子恺漫画》代序	129

一九二七年

悼何一公君	131
荷塘月色	134

一封信	137
-----	-----

一九二八年

哪里走	141
吴萍郢火栗四君	141
三个印象	142
时代与我	144
我们的路	149
悼王善瑾君	157
《梅花》后记	159
怀魏握青君	162
儿女	165
《燕知草》序	171

一九二九年

说话	175
白马湖	178
扬州的夏日	181

一九三〇年

看花	184
叶圣陶的短篇小说	188
我所见的叶圣陶	193
南行通信	197
南行杂记	200

一九三一年

论无话可说	203
-------	-----

西行通讯·····	206
-----------	-----

一九三二年

威尼斯·····	214
佛罗伦司·····	218
罗马·····	223
滂卑故城·····	230
给亡妇·····	234
瑞士·····	239
沉默·····	245
荷兰·····	248

一九三三年

赠言·····	254
德瑞司登·····	256
莱茵河·····	259
哀互生·····	262
巴黎·····	264
春·····	283
你我·····	285
冬天·····	299
谈抽烟·····	301
柏林·····	303

一九三四年

择偶记·····	310
潭柘寺 戒坛寺·····	313
论说话的多少·····	317

南京	320
说扬州	325
三家书店	329
圣诞节	337

一九三五年

买书	341
吃的	344
文人宅	349
加尔东尼市场	355
松堂游记	357
乞丐	359
公园	362

一九三六年

初到清华记	368
博物馆	371
绥行纪略	377

一九三七年

房东太太	382
------	-----

一九三九年

蒙自杂记	388
是喽嘛	392
北平沦陷那一天	395
这一天	398
很好	399

一九四〇年

如面谈.....	403
----------	-----

一九四一年

论诚意.....	412
撩天儿.....	416
重庆一瞥.....	423

一九四二年

论东西.....	425
不知道.....	428
论别人.....	434
论自己.....	437
论做作.....	440
新中国在望中.....	444

一九四三年

人话.....	446
---------	-----

一九四四年

论废话.....	449
话中有鬼.....	452
论青年.....	455
外东消夏录.....	459
引子.....	459
夜大学.....	460
人和书.....	461

成都诗·····	462
蛇尾·····	464
重庆行记·····	465
飞·····	465
热·····	467
行·····	468
衣·····	470

一九四五年

始终如一的茅盾先生·····	473
----------------	-----

一九四六年

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	475
动乱时代·····	477
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 ——悼闻一多先生·····	480
我是扬州人·····	484
回来杂记·····	488

一九四七年

论气节·····	493
我所见的清华精神·····	498
论严肃·····	500
论吃饭·····	504
论百读不厌·····	509
论雅俗共赏·····	515
论不满现状·····	522
论书生的酸气·····	526

论且顾眼前.....	534
------------	-----

一九四八年

论老实话.....	538
文物·旧书·毛笔.....	543
刘云波女医师.....	548

一九二一年

歌 声

昨晚中西音乐歌舞大会里“中国丝竹和唱”的三曲清歌，真令我神迷心醉了。

仿佛一个暮春的早晨，霏霏的毛雨^①默然洒在我脸上，引起润泽，轻松的感觉。新鲜的微风吹动我的衣袂，像爱人的鼻息吹着我的手一样。我立在一块白矾石的甬道上，经了那细雨，正如涂了一层薄薄的乳油；踏着只觉越发滑腻可爱了。

这是在花园里。群花都还做她们的清梦。那微雨偷偷洗去她们的尘垢，她们的甜软的光泽便自焕发了。在那被洗去的浮艳下，我能看到她们在有日光时所深藏着的恬静的红，冷落的紫，和苦笑的白与绿。以前锦绣般在我眼前的，现有都带了黯淡的颜色。——是愁着芳春的销歇么？是感着芳春的困倦么？

大约也因那濛濛的雨，园里没了浓郁的香气。涓涓的东风只吹来一缕缕饿了似的花香；夹带着些潮湿的草丛的气息和泥土的

① 细雨如牛毛，扬州称为“毛雨”。

滋味。园外田亩和沼泽里，又时时送过些新插的秧，少壮的麦，和成荫的柳树的清新的蒸气。这些虽非甜美，却能强烈地刺激我的鼻观，使我有愉快的倦怠之感。

看啊，那都是歌中所有的：我用耳，也用眼，鼻，舌，身，听着；也用心唱着。我终于被一种健康的麻痹袭取了。于是为歌所有。此后只由歌独自唱着，听着；世界上便只有歌声了。

1921年11月3日，上海。

（原载1921年11月5日《时事新报·学灯副刊》）

憎

我生平怕看见干笑，听见敷衍的话；更怕冰搁着的脸和冷淡的言词，看了，听了，心里便会发抖。至于惨酷的佯笑，强烈的揶揄，那简直要我全身都痉挛般掣动了。在一般看惯、听惯、老于世故的前辈们，这些原都是“家常便饭”，很用不着大惊小怪地去张扬；但如我这样一个阅历未深的人，神经自然容易激动些，又痴心渴望着爱与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变态。平常人可以随随便便过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恼，减却了好些“生力”。——这真所谓“自作孽”了！

前月我走过北火车站附近。马路上横躺着一个人：微侧着拳曲的身子。脸被一破芦苇遮了，不曾看见；穿着黑布夹袄，垢腻的淡青的衬里，从一处处不规则地显露，白斜纹的单袴，受了尘秽底沾染，早已变成灰色；双足是赤着，脚底满涂着泥土，脚面满积着尘垢，皮上却绉着网一般的细纹，映在太阳里，闪闪有光。这显然是一个劳动者底尸体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死了，原是极平凡的事；况是一个不相干又不相干的劳动者呢？所以围着看的虽有十余人，却都好奇地睁着眼，脸上的筋肉也都冷静而弛缓。我给周遭的冷淡噤住了；但因为我的老脾气，终于茫漠地想着：他的一生是完了；但于他曾有什么价值呢？他的死，自然，不自然呢？上海像他这样的人，知道有多少？像他这样死的，知道

一日里又有多少？再推到全世界呢？……这不免引起我对于人类命运的一种杞忧了！但是思想忽然转向，何以那些看闲的，于这一个同伴底死如此冷淡呢？倘然死的是他们的兄弟，朋友，或相识者，他们将必哀哭切齿，至少也必惊惶；这个不识者，在他们却是无关得失的，所以便漠然了？但是，果然无关得失么？“叫天子一声叫”，尚能“撕去我一缕神经”，一个同伴悲惨的死，果然无关得失么？一人生在世，倘只有极少极少的所谓得失相关者顾念着，岂不是太孤寂又太狭隘了么？狭隘，孤寂的人间，哪里有善良的生活！唉！我不愿再往下想了！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漠视”了。我有一个中学同班的同学。他在高等学校毕了业；今年恰巧和我同事。我们有四五年不见面，不通信了；相见时我很高兴，滔滔汨汨地向他说知别后的情形；称呼他的号，和在中学时一样。他只支持着同样的微笑听着。听完了，仍旧支持那微笑，只用极简单的话说明他中学毕业后的事，又称了我几声“先生”。我起初不曾留意，陡然发见那干涸的微笑，心里先有些怯了；接着便是那机器榨出来的几句话和“敬而远之”的一声声的“先生”，我全身都不自在起来；热烈的想望早冰结在心坎里！可是到底鼓勇说了这一句话：“请不要这样称呼罢，我们是同班的同学哩！”他却笑着不理睬，只含糊应了一回；另一个“先生”早又从他嘴里送出了！我再不能开口，只蜷缩在椅子上，眼望着他。他觉得有些奇怪，起身，鞠躬，告辞。我点了头，让他走了。这时羞愧充满在我心里；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上，使人弃我如敝屣呢？

约莫两星期前，我从大马路搭电车到车站。半路上上来一个魁梧奇伟的华捕。他背着手直挺挺的靠在电车中间的转动机(?)上。穿着青布制服，戴着红缨凉帽，蓝的绑腿，黑的厚重的皮鞋：这都和他别的同伴一样。另有他的一张粗黑的盾形的脸，在那脸上表现出他自己的特色。在那脸，嘴上是抿了，两眼直看着

前面，筋肉像浓霜后的大地一般冷重；一切有这样地严肃，我几乎疑惑那是黑的石像哩！从他上车，我端详了好久，总不见那脸上有一丝的颤动；我忽然感到一种压迫的感觉，仿佛有人用一条厚棉被连头夹脑紧紧地捆了我一般，呼吸便渐渐地低迫促了。那时电车停了；再开的时候，从车后匆匆跑来一个贫妇。伊有褴褛的古旧的浑沌色的竹布长褂和袴；跑时只是用两只小脚向前挣扎，蓬蓬的黄发纵横地飘拂着；瘦黑多皱襞的脸上，闪烁着两个热望的眼珠，嘴唇不住地开合——自然是喘息了。伊大概有紧要的事，想搭乘电车。来得慢了，捏捉着车上的铁柱。早又被他从伊手里滑去；于是伊只有踉踉跄跄退下了！这时那位华捕忽然出我意外，赫然地笑了；他看着拙笨的伊，叫道：“哦——呵！”他颊上，眼旁，霜浓的筋肉都开始显出匀称的皱纹；两眼细而润泽，不似先前的枯燥；嘴是裂开了，露出两个灿灿的金牙和一色洁白的大齿；他身体的姿势似乎也因此变动了些。他的笑虽然暂时地将我从冷漠里解放；但一刹那间，空虚之感又使我几乎要被身份的大气压扁！因为从那笑底貌和声里，我锋利地感着一切的骄傲，狡猾，侮辱，残忍；只要有“爱底心”，“和平底光芒”的，谁底全部神经能不被痉挛般掣动着呢？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蔑视”了。我今年春间，不自量力，去任某校教务主任。同事们多是我的熟人，但我于他们，却几乎是个完全的生人；我遍尝漠视和漠视底滋味，感到莫名的孤寂！那时第一难事是拟订日课表。因了师生们关系底复要，校长交来三十余条件；经验缺乏、脑筋简单的我，真是无所措手足！挣扎了五六天工夫，好容易勉强凑成了。却有一位在别校兼课的，资望深重的先生，因为有几天午后的第一课和别校午前的第四课衔接，两校相距太远，又要回家吃饭，有些赶不及，便大不满意。他这兼课情形，我本不知，校长先生底条件里，也未开入；课表中不能顾到，似乎也“情有可原”。但这位先生向来是面若冰霜，

气如虹盛；他的字典里大约是没有“恕”字的，于是挑战底信来了，说什么“既难枵腹，又无汽车；如何设法，还希见告”！我当时受了这意外的，滥发的，冷酷的讽刺，极为难受；正是满肚皮冤枉，没申诉处，我并未曾有一些开罪于他，他却为何待我如仇敌呢？我便写一信覆他，自己略略辩解；对于他的态度，表示十分的遗憾：我说若以他的失当的谴责，便该不理这事，可是因为向学校的责任，我终于给他设法了。他接信后，“上诉”于校长先生。校长先生请我去和他对质。狡黠的复仇的微笑在他脸上，正和有毒的菌类显着光怪陆离的彩色一般。他极力说得慢些，说低些：“为什么说‘便该不理’呢？课表岂是‘钦定’的么？——若说态度，该怎样啊！许要用‘请愿’罢？”这里每一个字便像一把利剑，缓缓地，但是深深地，刺入我心里！——他完全胜利，脸上换了愉快的微笑，侮蔑地看着默了的我，我不能再支持，立刻辞了职回去。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敌视”了。

（原载 1921 年 11 月 4 日《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1 月 9 日续完）